清血追毒

智育影院 紅樓艷史 五月廿四日起演

大光明 雪中孤雛 五月廿四日起演

民衆影院 曹操逼宮 五月廿四日起演

新詞戲本

曹鑄成

笑 笑 笑

外埠加寄費 每本實售五仙

成都新聞

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　貳拾叁年五月二十四日（星期四）

第叁捌玖號

社址：玫瑰街壹伍肆號　每份售銅圓貳百文　每日出版一小張　粵業印刷社代印

訂報價目　每月叁角　半年一元捌角　全年三元二　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

江湖上的掩眼法

有聞

曹亞成。年四十許。貌瘦削。癯然如一鶴。生平以走江湖。賣解為業。隨從五六人。行李有木箱多具。古代武器多種。每至一處「開盤」。必相與打開檳箱。拿出種種武器。陳列地上。然後疾呼其侶曰。伙計。打鑼。其伴噉然以應。便敲動手中蘇鑼。彭彭作響。聲震遐邇。以招致遠近居民圍觀。曹武術極好。且具有種種魔術戲法。凡空中取酒。樓上美人。鋸牛入鐘。紙變鷄蛋等類之把戲。曹皆兼弄之。故每到一處。圍而觀者必人山人海。擁擠不堪。曹藉此以糊其數口。歷數十年不改其業焉。憶余髫齡年。曾親見之。其術固確甚奧妙也。是時當首夏傍晚。余徒行至半邊街附近。見一空地上。人人蟻聚。鑼鼓震天。知為賣解者開盤。大喜。亟奔之。在稠人中。逼身而入。則見曹亞成方袒胸露臂。以布條束體。方舞動飛鎚。盤旋空際。虎虎作響。舞已。即謂觀衆曰。單舞不好看。諸君請以一人出來。我將以戲法給各位看也。語出。觀衆一無應者。曹復大聲言之。且曰。但請有一人來。我以兩銅錢置其人鼻上。離遠以飛鎚取之。包無撞板也。語已。觀衆仍無肯應者。曹復語如前。並謂有胆者請來一試。結果仍無人出。且互相勸駕。厲聲鼎沸。擾攘多時。仍無出者。衆中有一少年見狀不耐。挺胸而出曰。我來。我來。衆觀狀皆喜。曹亦歡迎之。乃使少年微仰其首。而後置兩銅錢於其鼻端。置已。誡不動。即走開三四丈許。手揮飛鎚。左右盤旋有頃。乃猝然。振手一揚。照正少年鼻上打去。鎚如衛出。鈴然一聲。兩錢俱墜。衆皆喝彩。

（未完）

餘穴，終僅得一虌，以視人之貪者，徒顧目前，而不顧其後，無以異也，貪固可恨，愚尤可笑矣。

禹鼎

左文襄督師新疆，掘土得巨鼎，稔潘文勤，祖蔭，有嗜古癖，文勤研索數月，證為禹鼎之一，就鼎架屋，每朝罷，輒詣屋焚香，靜觀以為樂，不輕示人，翁常熟，同龢，亦絕愛之，屢思以古物交換，文勤不可，一日翁瞰文勤出，徑率數僕，直入攫鼎，不料門仄鼎巨，弗得出，文勤已聞信奔返，一笑而罷。

笑園筆記

人熊

崑崙山中產人熊，大與人齊，而威猛甚，獵者懼以槍不中，必賣其吻，每伏深澗巖洞，俟他獸來搏食之，否則攫十石許食羅豬，豬類小犬，多冬踞一穴，熊探得之，則挾於左腋，再得再挾，不知前已落而遁也，探盡十

社會怪現狀

紀實滑稽　香艷小說

〔夢魚〕

（139）

第二十九回　同性失戀萌生短見　隊歡重拾約法三章

桐生望了一眼。答道。你的眼力真不錯。她是新新舞場的台柱小鳳。因為麵包問題。豫被這裏場主設法聘來的。小谷問道。舞女那得會有麵包問題呢。桐生道。新新為優待舞女起見。每晚有大菜和麵包吃的。一夕。為着冷菜硬麵包。小鳳大發脾氣。兩邊不服。訴請管理。管理而責小鳳。不該發脾氣。小鳳便與同伴全體罷工。場主便請律師提起訴訟。說合同未滿。罷工要挾。請飭被告賠償損失。小鳳等亦請律師辯訴。結果十二人復工。四人解約。於是小鳳遂應聘到這裏。話聲未絕。樂聲又作。三人起立。各擁舞女跳狐步。那小鳳雙十年華。老於閱歷。瞧科小谷人品風流。無名指上戴着一枚大鑽戒。光芒閃爍。料必是個富家子。故爾施展迷惑手段。和小谷緊貼酥胸。粉頰湊近小谷的鼻尖。一陣非蘭非麝的妙香。由鼻觀刺入於坎。小谷好似灌下了迷魂湯。昏昏然。甚嘗小鳳的香屑。腳下的步法也忘卻了。亂跳了一回。樂聲忽止。場中頓放光明。舞侶疾趨歸座。小谷趁分手的當兒。和小鳳接了個香吻。小鳳向他媚目送情。登登一笑。跟着到桌邊坐下。桐生和他搭訕道。小鳳。這位杭州朋友。生得這般風流瀟灑。你若愜意。我來做撮合山。小鳳含笑說道。大庭廣衆間。瞎三話四。旁人聽着阿要難為情。一壁說。一壁睃了小谷一眼。小谷握着她的手問道。你會跳白露斯舞嗎。小鳳笑答道。媽媽虎虎打幾個迴旋就算了。有甚白露斯黑露斯呢。兩人正在唧唧噥噥的講話。霍地不提防的西崽走來說道。鳳小姐。席三少請你過去。小鳳聽得席三少三字。倏的立起身來。不及和小谷告別。轉身疾趨而去。走到席三眼前。並肩坐下。說道。怎麼你到這時候纔來。東方將要發白了。等得我望眼欲穿。你此刻從那裏來呢。席三笑道。你猜猜看。猜得着。請你吃大菜。小鳳道。不是在堂子裏叉麻雀。定是在台基上拔蠟燭頭。是不是。席三問道。什麼叫做拔蠟燭頭。這個切口。我莫名其土地堂。請你宣佈謎意。小鳳答道。我也是拾人牙慧。若要盤駁。只好性命交托。霍地隣座一個舞客僞言道。三少你枉為老資格。難道這個切口當真不懂。就是形容插進拔出呢。席三見是與素娟。便故意問道。插進拔出形容些什麼呢。素娟答道。像你這樣截搭根。少有出見的。連我也回報不出。不過是你回去問尊夫人吧。言下樂聲復起。席三便和小鳳挽臂同舞。直到天明。不曾間斷。那小谷買了三元舞券。打算再和小鳳舞兩回給她。不料被席三搶為己有。不容他人同舞。等到鐘鳴六下。舞客如鳥獸散。席三便向安樂旅社裏一溜烟先走。

小舞台

鬻卓

（丑白）莫着急，待我問問，裏面老頭兒，（院子白）叫我則甚，（丑）你瞧瞧你們太太，商議好了沒有，到底是去不去，我們還得回去交差呢，（院子白）這喪心昧良之事，全是你這狗官作的，你急甚麼，你莫不是請我當你的爸爸嗎（丑白）這老頭子真不講理，這也不是我們私自來的，煩你通問一聲，犯不上向我們鬥氣，（院子白）還不與我等候，（丑白）是是，（院子白）太太外面催逼，請上轎罷，（旦白）苦呀，（院子丫環白）太太呀，（四雜丑擁旦下院子白）你我等候消息便了，（院子丫環掩泣下董上引）閉眼殺人睜眼笑，全憑隻手壓羣豪，（白）老夫心喜班氏的美貌，要想納為侍妾，今日命買詡前去搬請，怎麼還不見到來，（院子上白）太師花轎已到門首，（董白）抬上來，（院子）抬上來，（旦丑四雜上進）（丑見介）太師，小生一去，辦理妥妥當當，業將班氏請來，請太師傳見，（董白）好，買先生真是我第一心腹之人，請在後堂飲酒，必有重賞，（丑下接白）家院，（院子）有，將花轎抬在前庭，待老夫一觀，（院子）遵命，（女僕上扶旦介旦進介白）太師在上，班氏有禮，（董）少禮，落坐，（未完）

△對話

「一」醫生和病人

醫生：你要知道有時候這種「傷寒症」影響是很大的，甚至於可以送掉性命！

病人：我知道，我這個傷寒症響影是很大的。單醫藥費

就化去了四五十元！

「二」大學生

甲：老乙，你知道我們這個大學裏的女學生總是抱「獨身主義」嗎？

乙：怎說？何以見得？

甲：因為我向她們每一個人求婚，她們總是搖首不允許的。

摩登詩經

一粒橄欖兩頭尖，

中間開爿豆腐店，

豆腐娘子真好看，

豆腐要賣肉價錢。

和合拍賣行

介紹購買田房的特點：

1、沒有當押債務

2、沒有糾葛[illegible]

3、沒有代書契紙費

4、并替買方經辦地契

5、并有律師為公證人

6、測圖詳細經界正確

行址：南新街

感謝（謝廣館長）訪一子先生

廣告價目
本報銷場普遍，如登廣告，收效必宏，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，每日收費二元，餘類推，火廠告及大字不登

專教駕駛修理汽車續招二期生
地點：[illegible]街四十四號，印有詳章備索

廣東白濁靈根丸
特效出品，七日除根，每瓶定價[illegible]，府街生生[illegible]代售

補曉風醫士 慷慨救世
傾聽風醫士新發明金針[illegible]，根治[illegible]活人之盲，曾送打千針不取藥值，治病無痛，近因病家往求針治，[illegible]再施慨送打千針，凡抱諸般險惡病症前往針治者，仍慨不取值，且可立奏奇効，是具菩薩之慈悲心腸，亦病家之良好機會
診病地點：上東大街十三號合記補乙大藥房內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

玉獅帶

第四十一回 迎絡遭擒毀隱班卸 二關遇險徐羣進京

盧霸林見魏鵬舉率兵救了便衛部隊，分紮左右大營，按兵不動，自於營閒飲酒無事，常到杭州游玩，暫且不提，卻說徐羣，自二關獲罪，退到曾莊駐下，看看考期將到，心中着急，曾良玉極力勸慰，暗想京城初考之期將屆，倘若誤期，則孫考困難，徐郎一時不能進關，不如我赴京投考，替代頂場，一部或試與嚴厲，仗恃自己本領，儀得奪了魁元，將來富貴，讓與徐郎便是，想定主意，卽與徐羣商議，決心進京赴考，徐羣不便阻攔，彼此可以珍重，次晨曾良玉，代[illegible]，兼程赴京去了，徐羣四人，駐紮莊上，每日無事，跑馬射箭，光陰易過，轉眼又是半月，這村莊漢探聽，說魏鵬舉在潼關求雨，附近潼道，千餘名，設壇設醮，頗有靈驗，徐羣欺許逆，怎麼魏鵬舉又回任潼關，盧霸林調往何處去呢，莊漢道，聞說人言，盧總督當天閱兵，不知去向，隔了半月，觀稅將軍上任了，徐羣聞言，好生疑惑，原因甄隱到日，[illegible]，盧霸林倉卒離去，跟隨甄逃，總督印信，交由副將[illegible]護理，故此附近居民，不得而知，直至魏鵬舉上任，佈告貼出外，左知盧霸林已經交卸，但亦不知詳情，莊漢說完，[illegible]，所幸考期未過，若就此[illegible]，何可[illegible]，徐羣搖首太息，我們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近皆已震驚，料定潼關了[illegible]查甚嚴，[illegible]恐時設陷阱，以小弟想見，可再駐一兩月，俟盤查稍懈，然後乘機進闖，周霸道，橫順都要過關，不過遲早分別，[illegible]日魏鵬舉既在求雨，[illegible]我兄，延着黃昏，就好混進關去，萬不看破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平常，[illegible]兄，也要打過關去，萬不宜遲，[illegible]明晨就可動身，徐羣聞言，低頭不語，歐陽慶[illegible]，也[illegible]附和，勸徐羣趁此機會，再去混關，若再躊躇，誤了考期，且不有負伯母之望，徐羣不住點頭，當夜商議停妥，四人更換服裝，伴作武生模樣，次晨登程，放開腳步，直向潼關進發，這一次算是三闖潼關，徐羣奪回寶馬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，

第四十二回 避追緝松林遇難 方顯本領相府拜壽

卻說徐羣四人，到了潼關，遠見黃旛飄動，來往之人甚多，趁着黃昏，四人邁步而行，竟自進了潼關，徐羣暗暗心喜，正行到東街，忽聽鑼聲響亮，乃是魏鵬舉祈雨轉來，前列四百騎隊，後擁神亭旗牌，貫甲佩甲者，約有七八十員，徐羣四人，急忙閃在街側，看見騎隊過後，便是魏鵬舉，頭戴金冠，身着紅紗大蟒袍，胯騎一匹大馬，遍體紅毛，根根起捲，徐羣一見，此是曾良玉所贈的捲毛赤兔馬，三闖潼關，遺失在此，今日見魏鵬舉騎着，不禁怒火中燒，正欲上前槍奪，忽見周[illegible]一聲大吼，一擺雙鞭，早已上前，魏鵬舉忽見街側跳出一個武生，飛鞭打來，急從鞍側，取下金背大砍刀，接着招架，後面裨將，早已飛馬上前，四百騎隊，已將街口截斷，一聲大喝，捉拿刺客，徐羣見狀，心想若不趁此逃走，少時[illegible]大兵，又難過關，我既奪馬，何必大戰，當卽取出[illegible]，迎風一晃，大叫道，哥哥快讓，小弟來也，魏鵬舉坐在馬上，指揮衆將，捉拿叛徒，忽見人叢中，又跳出一個武生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忽的面前一道光華，從腰間搶來，急起大砍刀往上一攔，只聽噹啷一聲響，大砍刀已飛起半空，魏鵬舉一聲哎喲，早從鞍側落馬，[illegible]

家道衰 千金小姐流落江州

[illegible]，家貧無靠，[illegible]

本報[illegible]通訊記者，[illegible]十八日，因事出外，封人，所獲工資，僅足余生活，吾不落多，用惟每所獲苦力薪資，同時吾母已歿，吾以通音訊，乃由家叔給洋致兄，同嬸娘黎紅至長壽縣法制人謀生，以免久受痛苦，嬸娘劉王氏，在[illegible]已到涪陵，吾即伊母在重慶對人，吾來重慶未訪得伊母下落，故一人在南紀門外高張氏家，張氏見我身體[illegible]，叫我在她家下，執意昨晚，即來一男子向吾求愛，吾不允，當時被毆，吾氏趁[illegible]門外，時已十點，不知如何，直到較晚，心中悲苦，莫可名狀，尋死之志已決，幸[illegible]士先生[illegible]救，搖罯勸慰，[illegible]濟，送往救濟院學藝，週恩吾家富[illegible]，吾亦千金小姐之流，今流落至此，不勝悲痛云云。

金丹騙

醉春（續）

如欲之，幸固易易，吾力猶及，狐不能遲也，莫又固求不已，道者笑而許之，夜深，莫歸寢，獨宿一榻，默念道者之言，輾轉不能成寐，恍惚間，忽有[illegible]，手之所觸，則裸女也，驚喜[illegible]餘，[illegible]狐而仙者，問之，[illegible]之命而來，[illegible]奇禍，莫不再問，柔鄉遍歷，迥異平生，又信與巨女色，果不及狐之能其事也，莫欲留之，凡炎與遇多羅不測，予異，共談道者之多術，遁，翌晨，與林備言其女羞不可，瞬已翻然而

道者見莫，目之而笑，莫反覺赧然，與約再來之期，[illegible]回憶艷遇，[illegible]大樂可求，奇禍可避，[illegible]道者[illegible]請，[illegible]金集足數，與林再往，道者納金于鼎，[illegible]，覺眠已向午，林亦不起，自去[illegible]所遇，則與巨同，而道者與莫不知所之，[illegible]黃金已杳，[illegible]而歸，不數日，毒發于下，步履蹣跚，林亦不再至，始知其串騙以誤巳也。

小說

大明廿七俠

（四儂 二箇）

第十二回 走東昌劉雲寶山住 見知府暴武揚留賓

擡着走了，劉雲趕將上去，問他們因何將轎子擡走，二人道，他們口有人喝令擡回，說這是什麼地方，也是停轎子的處在麼，因此只得擡走，劉雲在此，念，念，念，三門俱到，想了想前後形影，如夢方覺，暗說道啦，莫非暴武揚將我主人哄去，用毒藥置死，復又騙我主母過去，勸逼成親，想到這裏，不由氣得渾身打戰，三腳兩步，連走帶跑，回到家中，等候消息，直到半夜，仍不見主人主母到來，心想大概所料不差，一個人在那廳上踱來踱去，如熱鍋上螞蟻一般，萬分難受，正在此時，忽聽得後面人聲喧嘩，依稀聽得一聲[illegible]，待要進去，[illegible]劉雲回頭看時，只見火光沖天而起，乃是廚房中失火，正要去救，又聽得劈劈啪啪嚓嚓房響，掉轉頭來看時，前面業已火光燭天，不[illegible]出叫得一聲苦，說了聲奇怪，怎麼前後同時火起，略一沉思，即已明白，趕將身體移動，向後邊耳內廚房跑去，開了耳門，逃到外面，在火巷內暗伏着，只聽得人聲嘈雜，有人說道面口子可就活活的火葬了，劉雲聽得，心想在此也不是事，趕着爬起來，向巷後走去，探頭出外一張，只見左鄰右舍，齊都驚起，拿着吊桶撓鈎，鳴鑼的鳴鑼，挑水的挑水，灌救的灌救，再一留神，這救火的衆人之中，頗有些暴府的豪奴惡僕夾雜在內，面子上是救火，暗地裏卻是堵住救火的人，不得上前，劉雲看在眼內，恨在心中，趕着由火巷內溜將出來，乘着亂烘烘的時候，溜出了火坑，走到僻靜之處，席地坐下，想了想前因後果，越覺得所料不差，這分明是武揚打死我主人，逼死我主母，特意着人移屍到此放火，燒了全家，以滅形跡，這種惡毒方法，真是天良喪盡，想了半天，前想越像，忍不住淚流滿面，隱隱哭泣起來，一想道，這是什麼所在，況又什麼時候，哭有何益，還是趕快想法，給主人報仇是正經，想到此處，反而神清氣爽起來，坐了一會，天光已亮，劉雲站起身來，想道，此去到縣衙告狀，就說暴武揚見寶起意，打死我主人，（未完）